

561261



元

YUAN

史

SHI

探

TAN

源

YUAN



慎荣 □ 叶幼泉 □ 王 斌



Yuanshi Tanyuan
元史探源

王慎荣 主编

责任编辑：邱莲梅

封面设计：王 潇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16.75印张	5插页	390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1—990册	定价：15.0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80528-300-1/K·179			

60731/09

前 言

《元史》是自唐修晋、隋两朝史书以后，延为成例由中央政府组织史臣官修的所谓一朝正史。由于筹备工作不足，未能充分搜集材料，成书非常迫促，缺少时间整理考订，还有其他原因，以致这部二百一十卷、近三百万言的史著难免出现一些疏漏失载或冗琐违误的弊病。因而修成以后，批评指摘即随之而来。参预修纂的史臣之一的朱右作《元史补遗》，解缙说：“元史舛误，承命改修”，经成祖指示写出《元史正误》，可惜均已失传，无从得知他们给予何等样的“补”、“正”。到清代，批评指摘更形激烈，史学名家，如顾炎武、钱大昕、章学诚等人几乎是予以全盘否定；随之魏源、曾廉、屠寄、柯劭忞诸人就进行了改编和重修，意图取而代之，作出了《元史新编》、《元书》、《蒙兀儿史记》、《新元史》等书。及至近、现代史学家能以直接掌握国外蒙元史籍，更重要的是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方法，对《元史》做实事求是的研究分析，探讨《元史》存在的问题，所以产生的主、客观原因，指出《元史》保存了大量的值得珍视的史料，应给予肯定并认为这是不可也无法取代的；至于揭举缺点、错误并作补充、纠正，当然必不可少，但这只是枝节的、无关宏旨的，不能据以下全盘否定的结论。从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在建国以后，研究元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发展史实及其规律，尤为关于元代初期西征南下所导致的民族矛盾与融合的研究，愈向深、广两方面发展，也愈认识到《元史》这部史书的史料的可贵。

《元史》所依据的资料来源，如《十三朝实录》已只字无存，《经世大典》仅存“序录”，元人所撰写的碑铭、墓志、家传、行状等文献材料，大部也已失传。《元史》对所采用的资料多未剪裁整改，而是直接移植，过去史学者讥讽之为粗疏浅陋，恰恰反而成了它的功绩所在，从而可以观察到这些史料的原貌。史书的价值主要在于是否能求实存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元史》倒是居上乘的。

为了廓清从指责诟病到改编取代对《元史》表示否定所产生的影响，给以正确的评价，摆平其应有的史学地位，本书详尽探索了《元史》的本纪、诸志、诸表、列传各个部分的原始材料的来历，着重论证了这些史料是完全可信还是难免可疑，深入探讨了《元史》编纂的客观情势和主观意图，审慎评介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解答了过去所遗留或近顷所发生的一些问题；对于清代至民国间所改编、重修的几部元史，都一一率直的作出评介。所有这些都是围绕《元史》资料来源这个总课题进行的，以期从史实这个根本方面认定《元史》这部史书的史料价值及其史学地位。

关于本书有一些问题还需要作说明交待。

第一，朱元璋在取得大都只过半年，元顺帝逃至应昌，既未死去并在计划反攻，大局仍处于未告决定的情势下，他何以要迫不及待修纂这远非急务的《元史》？两次成书合并为二百一十卷，纪、志、表、传是按宋濂在《目录后记》所说“厘分而附丽之”的作法易于查明是如何合并的；而列传却不易索解，一是哪些为初修，哪些为续修？二是前次修成的六十三卷，后次修成的三十六卷，合并为九十七卷，何以短少了两卷？有人指摘《元史》在书法上多曲笔回护之处，如属实，何为而出此？如不实，人们又何为而有这样看法？这些在阅读与研究《元史》时随即遇到的

问题，都试图作了解答，以待验证。

第二，元十三朝《实录》是本纪的主要史源，《太祖本纪》叙其先世，自孛端叉儿以下十世不过千余字，定宗以后，宪宗以前，缺载者二年，这在《太祖实录》和《定宗实录》的内容上应就是这样。这两朝《实录》是由世祖朝补修的，当时在客观上即存在诸如此类史实的缺失，还是有其主观上的用意作此写法？太祖、太宗两朝《本纪》的编修者是否见到参考过《圣武亲征录》以至《元朝秘史》？中外学者都对之有所考证解答，本书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第三，《经世大典》是《元史》中《志》书的主要史源，这也是大家所公认的，但《大典》今仅存“序录”，诸《志》为何取材于《大典》只能推定；除了取材《大典》，还参取何种文献资料？这还有待于继续深入探讨。本书试作解答，提供参考。

第四，《元史》诸《表》的史源，较为复杂。《后妃表》除可能参取《大典》的《宗亲岁赐》，还应参取《累朝实录》，三次敕修的《后妃传》如已写出一部分应也是重要的来源。《宗室世系表》与《辍耕录》中《大元宗室世系》所列相一致，特别值得玩味是译名用字也相一致，是《宗室世系表》袭用了《辍耕录》还是二者同采自《大典》的《帝系》篇？

《宗室世系表》还提到《十祖世系录》和《岁赐录》，《岁赐录》是否《大典》中《宗亲岁赐》的别称？《十祖世系录》和《帝系》篇有无关系？《诸王表》不是采摭自《大典》的《帝系》和《宗亲岁赐》，而应是辑自《累朝实录》。《诸公主表》，有人认为取自《大典》的《宗亲岁赐》和《累朝实录》，但取与皇室有缔姻尚主资历的世族在《元史》有传和当时人有关文字记载对证，显然可见主要的是辑自元人文集中关

于这些贵戚所撰作的世家、世德碑等文著。《宰相年表》上卷源自《经世大典·治典》中《宰臣年表》，并非采辑和参考《累朝实录》，这由年表和本纪记载不同得以证明；下卷所列顺帝一朝，一般认为其来源是这一朝的时政记科的记事文牍，与顺帝本纪同源。

第五，关于《元史》列传。《后妃列传》应是源于《累朝后妃传》，虽然此传几次纂修均不见下文，但似不可能以毫无所成而终止，应会写出某些部分，本书对之作较为详细的论述。诸名臣传，是《元史》卷数、篇目、人物最为繁富的部分，其材料可能有些来自累朝所纂修的功臣传，但文献足证确凿无疑主要是采取元人所作的碑铭、墓志、家传、行状等。这里有两个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作出使人信服的解答：一是元建国之初的一些人物传记，是否均可能来自累朝《功臣传》；二是有人认为别里古台、速不台、特薛禅等人的本传源自《元朝秘史》。《功臣传》未留只字，本纪只记在何时敕修，纂修情况和是否修出不见下文，只能依情理推测，还有待于发现新材料或线索作质实的论证；《元朝秘史》中关于别里古台等人事迹的记载与他们在《元史》的本传颇有一致之处，但仅以此作为就是直接采取自《秘史》仍不足以完全取信。《列传》的修纂者，没有把材料来源作相应说明交待，现在只有在传世可见的元人文集中查证到一部分材料来源出处，而大部分则无可根究。本书尽可能查找对证元人所写的原材料。关于上述两点问题也提出一得之愚供参考。

第六，关于《元史》的版本流传，有洪武三年初刻本，南监本、北监本，清武英殿本、道光本等，铅、石印刷术通行后又有不少翻印本。本书概述了其各自的特点和缺点。侧重在介绍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和中华书局的点校本。

第七，近、现代有关对蒙、元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和取得的成绩，本书作出综述。目的是从全面观察局部，从整体衡量个别，可以更能较准确地认识《元史》的学术价值与应有地位。

第八，评介自清代至民国初百多年来几部改编、补编的元史。对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钱大昕的《元史艺文志·氏族表》、魏源的《元史新编》、曾廉的《元书》、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柯劭忞的《新元史》，都作了简介和评议，限于学术水平，识见褊浅甚至谬误，难以避免。抛砖引玉，期待指正。

在写作过程中，广泛搜集了所能得到的历史文献，参考并利用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所有参考引证的成书与单文均列举出书目篇题。市村瓚次郎和余元璠先生的文章，因同为探讨《元史》取材来源之作，本书既有所引用也有所论辩，为便于查证，附载原文于后。

书稿写出之后，叶幼泉同志，虽已是年届八十多岁的高龄，审读了全部书稿，并进行了修改，王斌也作了部分工作。此书实际上是我们共同劳动的成果。

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的同志，东北师大的吴枫教授，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此书的出版，与他们各方面的关怀和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谨致以感谢之忱。

本书旨在从史源这个角度，阐明《元史》的史料价值和史学地位，采用实事求是的考证方法，以其所可知，阙其所不知，期望能以有理有据，有助于解决存在的问题。由于在主、客观两方面学识有限，资料不足，粗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史学界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王慎荣 1988年1月于长春

小 序

《元史》自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修成刊行，至今已有六百多年了。这几百年间，史学家多对之表示不满给予指摘：

“书始颁行，纷纷然已多窃议，迨后来递相考证，纰漏弥彰”^①。书成不久，曾参予纂修之役的朱右即作了《元史补遗》，永乐年间，胡粹中又著有《元史续编》，此后，解缙著《元史正误》，周复浚撰《元史弼违》。由于《元史》是他们的昭代官修正史，只能用补遗、续编、正误、弼违等作法表达其不满的态度。到了清代，时移世易，不须有所顾忌，顾炎武便直率批评《元史》，“诸志皆案牘之文，并无熔范”，而列传部分又有“一人作两传”的疏失^②。钱大昕也抨击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漏劣，亦无如元史者”^③。章学诚直是认为，《元史》不屑一顾，“不待观书而知其无节度矣”^④。魏源更把《元史》判断是“为从来未有之秽史”，“芜蔓荒漏”，“在诸史中最为荒芜”^⑤。看来对《元史》的评论，贬之者多，褒之者少。顾、钱、章、魏都是博学卓识的史学名家，他们的看法几成定讞式的贬谥，从而《元史》被看作是廿四史中质量最为差次的一部。

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8史部正史类二。

②《日知录》卷26《元史》条。

③《十驾斋养新录》卷9《元史》条。

④《章氏遗书外编》卷1《信摭》。

⑤《古微堂文集》卷3《拟进呈〈元史新编〉序》；《元史新编》《拟进呈〈元史新编〉表》。

从清代开始，便不断有人对元史进行改造重修：邵远平纂列《元史类编》，魏源著作《元史新编》，曾廉写有《元书》，屠寄别出《蒙兀儿史记》，柯劭忞更有意在追拟欧阳修的作法重撰《新元史》。这些以为是推陈出新青胜于蓝的史著，虽或改订体例、或扩充史实、或批郅导窾，或补阙拾遗，在某一方面各都有所增新补益，但可以说其作用即止于此。这不仅不能取代《元史》，也未能争得并驾齐驱的地位。如《新元史》成书后，有人称誉之应与《元史》并列要增改廿四史为廿五史，史学界却未予公认，喧腾一阵，终作罢论。

《元史》由于筹备酝酿不足，成书时间迫促，纂修者的水平和当时又承受“钦奉圣旨事意”^①的制约，要揣摩迎合明太祖的意图，以免招致祸愆，因而疏漏、舛误之处势所难免，以至明、清史学家纷纷给与批评指责。其中除章、魏二氏“不屑一顾”、“从来未有之秽史”的话说得不免过了头，都是针对《元史》存在的缺点而发，不为苛求，可以理解，值得参校。可是，时至今日，一般仍然沿袭这些过去的观点，作为对《元史》评价的依据，不进一步作全面深入探讨，并且对后来所编出的几部《元史》不作比勘分析地加以引证，用以纠正《元史》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就成为需要廓清的问题了。这在目前似还不见有人作出相应的解答、评价。为此，不揣鄙陋，试就《元史》的资料来源这个课题进行探索考察，以期从史实这个根本方面确证到底有哪些疏漏、舛误，揭明后世特别是清代史学家何以对之不满大加抨击，比较近世所编纂的几部《元史》之于《元史》究竟有多少是正和补充，特写成本书，提供史学家参考。

①《纂修元史凡例》。

本书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重点介绍《元史》成书经过，考证史料的来源，并探讨其运用的得失，阐释存在的问题。考证史料来源是这个部分重点内容。第二部分，评介以后所纂修的几部《元史》，比较其短长。第三部分，附录写作本书有关参考文献资料，列举成书、专文、片段涉论出处的索引，并全文转载余元盒先生在几十年前发表的《元史志表部分史源之探讨》和日本学者市川瓚次郎《元朝实录及经世大典考》，以凭寻按稽查。

目 录

小 序	(1)
第一章 《元史》修纂的经过	(1)
一、修史的两个阶段	(1)
二、修史的具体时间和卷数	(3)
三、修史的诸臣传略	(7)
四、修史的凡例	(16)
五、修史的作法	(21)
六、修史的目的	(25)
第二章 《元史》本纪的史源	(29)
一、元朝《实录》是本纪的最主要材料来源	(29)
二、《顺帝本纪》的修成	(44)
三、元太祖、太宗二《本纪》之与《圣武亲征录》、 《元朝秘史》渊源关系	(50)
四、《本纪》所载诏书的作者	(60)
第三章 《元史》诸《志》的史源	(74)
一、《经世大典》是其主要材料来源	(74)
二、续《志》和《经世大典》之外来源自累朝 《实录》的诸《志》	(88)
三、《经世大典》之外采用的成书	(99)
四、《礼乐》、《祭祀》、《河渠》、《选举》 等《志》中采入的乐章与成文	(112)
第四章 《元史》诸《表》的史源	(120)
一、《后妃表》	(120)

二、《宗室世系表》·····	(125)
三、《诸王表》·····	(134)
四、《诸公主表》·····	(138)
五、《三公表》·····	(140)
六、《宰相年表》·····	(141)
第五章 《元史·列传》的史源 ·····	(149)
一、《列传》的编纂及其主要资料来源·····	(149)
二、各传的具体材料依据·····	(152)
三、各传对采用元人所撰碑文、墓志、行状、 家传等成文进行修纂的作法·····	(275)
第六章 《元史》的印行与版本的流传 ·····	(283)
一、我国刻书史概·····	(283)
二、《元史》的版本流传·····	(290)
三、点校本《元史》·····	(298)
第七章 《元史》存在的问题与应作何评价 ·····	(302)
一、存在的问题·····	(302)
二、出现问题的原因·····	(311)
三、《元史》应如何评价·····	(317)
四、附载《元史》中同名人物表·····	(323)
第八章 《元史》研究概述 ·····	(330)
一、概况·····	(330)
二、明代时期·····	(331)
三、清代早、中叶时期·····	(332)
四、清代末叶至民国初年时期·····	(332)
五、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	(336)
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到今兹的时期·····	(338)
第九章 对改编、新修元史的评介 ·····	(360)
一、概况·····	(360)
二、邵远平的《元史类编》·····	(362)
三、钱大昕的《元史稿》与《艺文志》、 《氏族表》·····	(370)
四、魏源的《元史新编》·····	(408)
五、曾廉的《元书》·····	(422)
六、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	(427)
七、屠寄的《蒙兀儿史记》·····	(434)
八、柯劭忞的《新元史》·····	(445)
附录 ·····	(454)
一、元朝实录及经世大典考·····	(454)
二、元史志表部分史源之探讨·····	(469)
三、征引文献和参考书目·····	(514)

第一章《元史》修纂的经过

一、修史的两个阶段

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年号洪武。这一年农历闰七月末，元顺帝北遁，八月克大都，冬天即诏修《元史》。成书前后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二月，“诏修元史。上谓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乃诏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祚为总裁，徵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璜、曾鲁、高启、赵访、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铤、傅著、谢徽十六人同为纂修，开闢于天界寺，取元《经世大典》诸书，以资参考”^①。接着记载朱元璋对参预修史诸儒生的训谕。

李善长《进〈元史〉表》说，命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祚协恭刊载，儒士汪克宽等十六人分科纂修，“上自太祖，下迄宁宗，据《十三朝实录》之文，成百余卷粗完之史”，“所撰《元史》，本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

^①《明太祖实录》卷39。

卷，目录二卷，通计一百六十一卷，凡一百三十万六千余字，谨缮写装潢成一百二十册，随表上进以闻”^①。

宋濂《元史·目录后记》也说，“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书，悉入于秘府。冬十有二月，乃诏儒臣，岁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濂、臣祜实为之总裁。明年春二月丙寅开局，至秋八月癸酉书成，纪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传六十有三卷。”

这是第一个阶段纂修的经过情况。因为这阶段所修《元史》，“上自太祖，下迄宁宗”为止。自元统以后，顺帝朝三十六年的史实，史馆“载籍靡存”^②，“遗文散落，皆无可考”，这一朝的事迹缺而未修，不成其为完书。于是，“丞相具以上闻，帝若曰‘史不可以不就也，宜遣使天下访求之’。于是仪曹会诸史臣，发凡举例，具于文牒，遴选黄盅等十有二人，分行各省”^③，“其涉于史事者，令郡县上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开局，至秋七月丁亥书成，又复上进，以卷计者，纪十，志五，表二，传三十又六。凡前书有所未备，颇补完之”^④。参预续修儒士，有赵壘、朱右、贝琼、朱世廉、王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俞寅、殷弼。宋濂和王祜仍为总裁^⑤。

①《明太祖实录》卷43，文字与此相同，只是少目录二卷，计一百五十九卷。

②李善长《进〈元史〉表》。

③宋濂《送吕仲善使北平采史序》《宋学士文集》卷12。

④宋濂《元史·目录后记》。《明太祖实录》卷54，“洪武三年七月，续修之史成，计五十有三，纪十，志五，表二，列传三十六，凡前书未备者，悉补完之。通二百一十二卷。”

⑤《明太祖实录》卷49，“洪武三年二月，诏续修元史，时儒士欧阳佑等采摭故元元统以后事实还朝，仍命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祜为总裁。儒士赵壘等十四人同纂修。”不知为什么少王廉一人，或许有其他原因。

这是第二阶段纂修的经过情况。纂修的时间为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

《元史》纂修的第一阶段，从洪武二年二月开局，八月结束；第二阶段，洪武三年二月开局，七月书成。从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诏谕开修，进行筹备，中间因元顺帝一朝史料散落无考派人采访又停顿半年，到“合成前后二书，复厘分而附丽之，共成二百一十卷”^①的《元史》。这里有几个问题还须做一番阐释交代。

二、修史的具体时间和卷数

宋濂《吕氏采史目录序》说，“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启十三朝实录建局删修，而诏宋濂、王祚总裁其事，起山林遗逸之士协恭共成之”，“明年秋七月史成”^②；而他在《元史·目录后记》则云，洪武元年“冬十有二月，乃诏儒臣发其所藏，纂修《元史》”，“明年春二月丙寅开局，至秋八月癸酉书成”^③。同一作者，所记开始诏修《元史》的时间，一谓洪武元年冬十一月，一谓冬十二月；第一阶段成书的时间，一谓洪武二年秋七月，一谓洪武二年八月。何以会有一个月的出入呢？

朱元璋对纂修《元史》很有兴趣并急于求成。洪武元年八月，徐达入元大都，封府库图籍；将元《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等送到南京，则要在九月以后。朱元璋当是在十一月间即命宋濂检看能否作为修《元史》的资料，经检看认为可

①宋濂《元史·目录后记》。

②《宋文宪公全集》卷7《奎坡后集》。

③《元史》卷末。